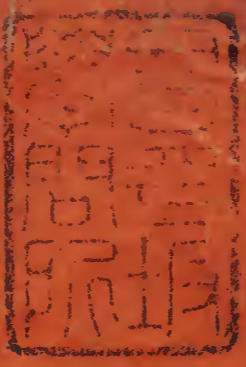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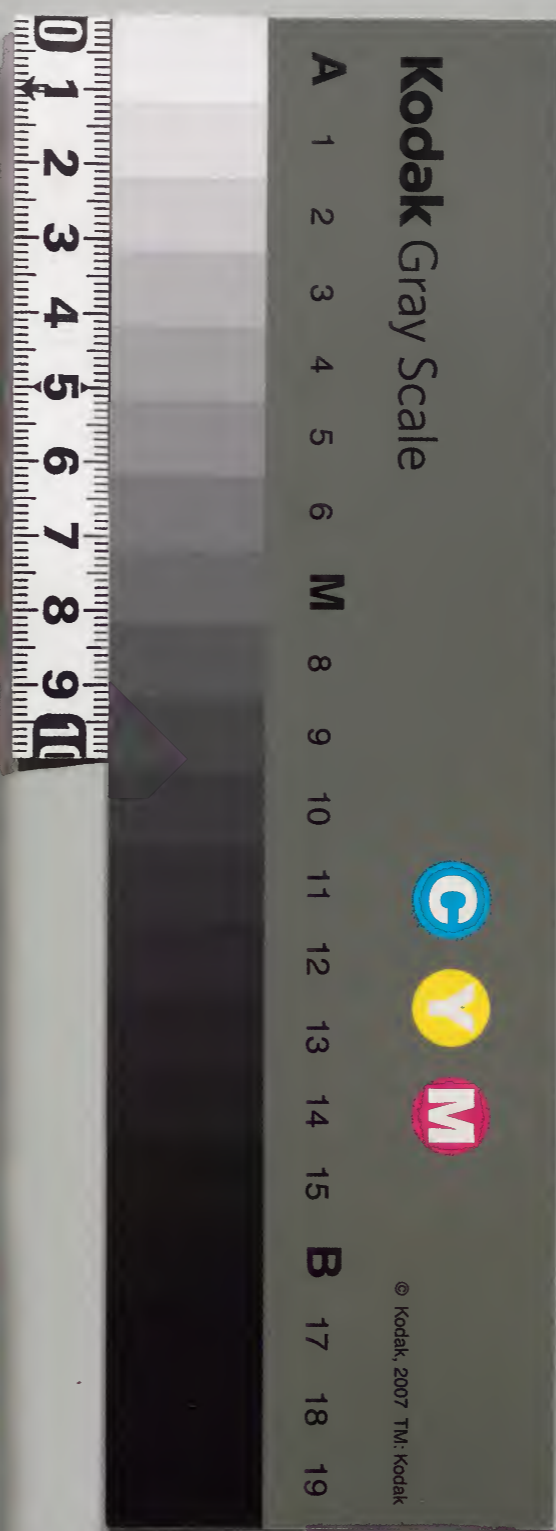
漢書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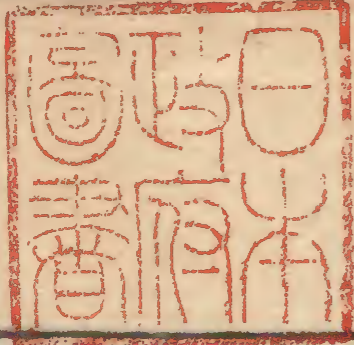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一	三	二	
冊	架	函	三	號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七	一	書	
九	三		
函	八		
一	五		
七	〇		
架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8	
冊數	50	35)
函號	279	59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班固 漢書六十六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

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

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隍陽家有公孫

渾邪十五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

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

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

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

鄂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奔侯表亦作奔師古曰鄂奔二字同耳音普殺反

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

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沮師古曰音子

反閭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特朝

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

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類也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

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蹇馬

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

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

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

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

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

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

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

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

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

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

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

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

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昔言

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

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

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

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諡戾而置園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邑故云戾園也

又音其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

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竈而為邪師古曰帝

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

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貨賂能為方計以益之也

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朕忍之

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廼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

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使內

行恩施為己各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

郡自省作車師古曰邊屯無事之郡自省作車轉

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又令耕者

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

自轉輸穀於邊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

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

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

詔書以姦傳朱安世逮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

其以涿郡太守屈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

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

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

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鼂

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是而逃難故失印綬也

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

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

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

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

之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

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

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

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

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

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赦長安中

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

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

長水及宜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宜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鄂縣東

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

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

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

立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

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首直孝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

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名監北軍

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

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凡

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

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

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

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號杜門會夜司

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

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

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

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

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
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
心司直田仁縱太子背要斬上曰侍郎莽通
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
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立成力戰獲反將
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純侯
孟康曰純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
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
者皆徙燔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以太
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

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

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

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

送至渭橋

師古曰祖者送行祭因設宴飲焉

與廣利辭決廣

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

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揚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師古曰說不為通矣

也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

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是

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

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

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

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厨車以徇

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

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

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會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之千秋上急變訟

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當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

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

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

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日悅謂曰父

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

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

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數月遂代劉

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

又無伐鬪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暨也特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

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

師古曰言此人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何以得為相也

曰苟如是漢豈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奪

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

亦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喻於前

後數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

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

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迺

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

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

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

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

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

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

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

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

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及敬聲

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

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

不止

師古曰言往
往尚為蠱也

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

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

千石各就館

師古曰謝告
也館官舍也

書曰毋偏毋黨王

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
洪範之辭也

毋有復言

師古曰不
許其更請後

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

師古

日鈞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
好居之故號鈞弋夫人也

拜大將軍霍光

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

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

師古曰道
讀日導

武帝崩

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

師古曰年幼
故未堪聽政

政事壹

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

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

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

毋負天下

師古曰
督視也

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

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

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

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

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益鐵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

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
鹽鑄鐵因惣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

年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

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

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其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

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也欲斬人皆伏於鍤上也鍤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加時有所寬以明恩師古曰質貲師古曰質猶假也言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師古曰供音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

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

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益封三百戶薨

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

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曰涉

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

系各別故為誓要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

不可掩也自訖傳國至玄孫莽敗廼絕

揚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

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

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

事不敢言廼移病卧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也

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

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不即告言也

遷御史大夫代王訖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

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

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

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

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延年起至

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敝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速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

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

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延年從更衣
還敝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
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
帝即位月餘敝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敝居
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
子幼師古曰惲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
謂之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
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
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
知因待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

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

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

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移病盡一日輒償一

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

沐者雖非沐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

之也沐假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

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即官之職各有主

也招權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惲為中

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

及也一歲之調度也蕪林曰簿書給繇之長
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
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
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其疾病休謁

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
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
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
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
近用事初暉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
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暉暉
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
其輕財好義如此暉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
稱公平然暉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又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

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
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宜帝在
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
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還
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絜侯御師古
曰我副帝肄而絜侯迺為御人有上書告長
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暉教人告之
亦上書告暉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
古奔暉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
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

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
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立常謂惲曰聞
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
脛者未必全也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師古言
我尚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窰數
說人何以得活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
穴坐銜窰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
日窰數戴器也窰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
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
又中書謁者令宜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
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惲曰冒頓單
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歟惡單于不來明甚

帥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惲上觀西閣上畫人
欲來朝故惲云不來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桀紂之過
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
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
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也若
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
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也古與今
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惲妄
引亡國以誅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

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

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

臣下必有諱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

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

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

久陰附著之也張謂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

漢史為春秋失之矣天子歲祠之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

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

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奏惲不服罪而名戶

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欲令戒

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救同曰太僕定

有死罪數事朝暮入也師古曰言惲幸與富

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

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惲

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

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母泄惲

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

事者恐長樂心忿更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

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竭

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

日詆與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

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

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也顯朝廷一朝掩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掩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昔之獲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在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視也

前漢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師古曰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惲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其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前漢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身幽北闕妻子蒲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
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
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
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
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
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
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歛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
日喪不逾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

勞師古曰魚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燻也魚音步交反燻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

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

之以節歌師古曰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

缶即今之盆類也其詩曰田彼

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

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

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是日也拂衣

而喜奮衰低印師古曰衰頓足起舞誠淫荒

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憚幸有餘祿

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

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

粟師古曰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逐衆議皆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

辭也仲舒傳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

之辭憚又引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

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

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漂然皆有

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

代反分音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

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

俗之移人哉於今迺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

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方當盛

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

不須多與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

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前以罪過

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俟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
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
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
馬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
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
史有佐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
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
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
處斷其罪要斬妻子
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
免為庶人名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

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
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

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

師古曰言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

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
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

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

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

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

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
息也閒讀曰閑得盡精思於

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

師古曰下擢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

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

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

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僂

曲背也僂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廼能

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

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光聞之

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嘗為宰

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此語不可

有不選賢之言也

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

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

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及以高

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

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

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

曰上謁若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

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

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

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
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
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
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
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
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譙也師古
曰大要大歸也萬年廼不復言萬年死後元
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
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
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

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

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

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

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

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即

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

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

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

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

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

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

空主行為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

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

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若

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

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

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奢侈

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掾執

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

書曰師古曰公然後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

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疆執服

師古曰執讀曰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

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宜朱博翟方進

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

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

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

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

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鈞校發其姦減師古曰鈞音工

侯反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

宮黃門鈞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

氣爲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爲丞相
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
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奔
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帝
紀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
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
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
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
古稚字兄昌字
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爲太
原涿郡太守弘爲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

法度爲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
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
玄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
在房傳

贊曰所謂益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
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益鐵酒權均輸師古

曰酒權均輸解在
武紀及食貨志

勢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

然後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廼所以

安邊竟制四夷

師古曰竟
讀曰境

國家大業不可廢

也當時相誥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

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

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

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

論十卷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

是也師古曰謂桓寬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

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聞汝

南朱生言嘗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

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

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

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

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

反行音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

言王道播當世及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

字從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

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

音滿又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音女教反可謂不

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

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

不出於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

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

反論語稱孔子曰放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
於利而行多怨也師古曰性生也謂與車丞
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
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
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彼
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
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
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
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
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
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三十六終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班固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
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
先令其子師古曰先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
師古曰贏者不為衣衾柩槨者也反必亡易
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贏音即果反
吾意師古曰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
從重廢父命師古曰欲從之心又不忍廼往

見王孫友人祁侯

師古曰祁侯繒賀祁侯與之孫承嗣者名它

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

前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

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

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

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

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

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

情不忍其親故為削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

葬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矯曲曰矯正夫厚

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

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廼今日入而明

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

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

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

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

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

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羸延陵季子云骨

肉下歸於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

日塊音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舍

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

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為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

價葛藟為絨服度曰窾音款款空也空木為

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其穿下

不亂泉上不泄殛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死

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

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今費財厚葬留

歸蒿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

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

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貧亡車馬常

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

日尉者自上安之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

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

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建

欲誅之廼約其走卒師古曰曰我欲與公有

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嘗選士

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

者軍之諸部校也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

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

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

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

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

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顯

然為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

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

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

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

之號也總主征代刑戮之事也故無其書曰

李法藉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

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按軍法

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

將軍有罪過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

得表奏之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

尉之屬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

瑞反累音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

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

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三王或誓

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
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或
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建又
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
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
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
福使容射殺之容減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
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
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
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

奴建報無它坐

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它坐也

蓋主怒使人

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

師古曰甲第舍即甲第

謂公主之宅

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

蘇林曰辟迴也

報論也斷獄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

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

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

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

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

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

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

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

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

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

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

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

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

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

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

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

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

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今嘉從守丞

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

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

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

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

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

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

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

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

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

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
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
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諸儒莫能與抗皆稱
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
之裳音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既論難
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刺也故諸儒為之語
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繇是
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
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
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

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
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
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
叔閔矢散宜生泰穎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
故雲引此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
以為言也
風吏殺人師古曰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
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云狀師古曰
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
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
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雲亡入長安復與咸
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

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後知雲亡

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上

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銅終

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

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

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

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

不稱官空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

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

祿則言行僻邪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

利可以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師古

日檻軒雲呼曰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

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比干紂之諸父皆以

諫而死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御史

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

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

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
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
君鄆田特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
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
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
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宜不敢復言其
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

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
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
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師古曰作周於身也士周於椁
冢冢壙裁容椁也為文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
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
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
之使而封奏也求假輅傳師古曰小車之傳
變謂非常之事一師古曰條對者一輒
反變謂非常之事論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輒
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

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

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

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

洪範叔孫通造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夫

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謂在秦時箕子

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

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

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

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

以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爭

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

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

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

文皇帝起於代各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

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

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

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

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

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

日說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

日悅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

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

計外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於是積尸暴骨

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師古曰

也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

日謂淮南大臣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

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

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

皆輕量大臣云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

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

詩也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

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

前漢書卷之...

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

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上所以

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

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

師古曰伯繇繇繇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

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

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

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謀日聞

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

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

至眾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

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勢師古曰實正也若

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

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

曰底細石也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至秦則不

然張誹謗之因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秦阿劍名毆冶所鑄也言秦無

以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

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

亦同下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

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

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

金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

陽也用其讎謂以管師古曰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

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

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

也業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

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

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愚者蒙戮則知士深

退師古曰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

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自陽朔

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

切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

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

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

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

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

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
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
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臣康
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留意亡逸
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除不急之法下亡
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
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
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且不急之法誹謗
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

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外戚之權
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
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
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陰盛陽微金鐵為飛
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
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漢興以來
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
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當與之賢師良傳
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夷
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

除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
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
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
擅亦當早圖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
亦亡及已師古曰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
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
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
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
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
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

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

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故願壹登

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泥塗也當戶

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宸言負宸

官法駕也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

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

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聞存人所以

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

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

楚韓魏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絕三

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

丹張良所謀子二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

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

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

五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

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以自

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

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

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

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

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

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此言孔子故殷

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

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

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

古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

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

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

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

大木斯按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

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弔幼人弗及知乃不

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

里也言除此之外更

前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無祭祀孔子者孔子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以聖
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
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
穀梁傳曰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
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
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
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
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
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
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徃徃得其大家推

求子孫絕不能紀

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

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
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
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
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
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
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
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
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立殷人也先
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

經師古曰不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

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

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

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

家常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

日顯讀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

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

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

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

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

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恐

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

若鬼神之戒翼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各事發

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

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

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

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

不言是敞特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尸歸棺斂葬之

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

京師

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

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恭篡位王舜為

大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以病免唐林

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

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

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

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

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

古師

日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胡建臨敵敢斷武

昭於外師古曰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

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

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其人尚有

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

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

可為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

章為仁由已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清則濯纓

何遠之有

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濁可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

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以縣吏給事平陽侯

家師古曰縣遣吏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

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

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

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

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

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

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

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

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

北音蒲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

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

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

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

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

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

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

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

有男師古曰健行居鈞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

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

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

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

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

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

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
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
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
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
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
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
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
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
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
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
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
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
曰揚謂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
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
也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為人沉靜詳審長
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纜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顙
音師古曰晳音先歷反顙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
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
音日識記也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

已出師古曰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殿中

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名尚符璽郎師古曰恐

有變難故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欲收取璽

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

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也以此事為多

足重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

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

人昭右桀因帝姊鄂邑蓋主也內安女後宮為

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數月立為皇后

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

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

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閒丁外人

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

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

令得名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

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

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及父子並為將

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

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繇

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

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
鐵爲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於也欲爲子弟得官
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
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
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
備太官先置師古曰供又引蘇武前使匈奴
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大將軍
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
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光專權自
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

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
曰下謂下有司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
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上問大
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
曰將軍冠師古曰令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
郎屬耳師古曰之徃也廣明亭名也調校尉
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

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

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

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

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

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

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

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

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

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

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

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

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

光以其書視丞相敞師古曰視讀曰擢郎示敞即楊敞也擢郎

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

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

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

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

也其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不師古曰光不涉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

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

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師古曰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

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

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

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

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羣臣後應者臣

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

匈

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

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

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

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

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

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

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

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

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

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

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

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殺令我

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王尚

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

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

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華襦矣師古

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

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

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

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

也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

也日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前將軍臣增

韓師古增日後將軍臣充國師古御史大夫臣

誼師古宜春侯臣譚師古當塗侯臣聖

姓師古魏也日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杜侯

臣屠耆堂師古太僕臣延年師古太常

臣昌師古大司農臣延年師古宗正

臣德師古少府臣樂成師古廷尉臣光

李師古執金吾臣延壽師古大鴻臚臣賢

師古曰左馮翊臣廣明師古右扶風臣德

師古曰長信少府臣嘉師古典屬國臣武

師古曰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司隸校尉

臣辟兵師古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

臣畸師古臣吉師古臣賜臣管臣

勝臣梁臣長幸師古臣夏侯勝師古

名故以太中大夫臣德師古臣印師古

子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

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

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

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

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

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割之而

已縗音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

常之食失之遠矣素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

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

鷄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

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

次遂亦發漏更不卦之得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

音工衡反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

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

師古曰之往也自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令

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書曰皇

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

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

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會下還上前殿如

日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擊鐘磬名

內泰壹宗廟樂入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

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

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

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

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長塗

於輦道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

無所出或者思及達據此輦道有室屋也此說更

乎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

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

者不知禱祀已與從官飲啗也音徒敢反駕

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也音徒敢反駕

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璣鬪虎師古

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

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

名皇太后御小

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

馬可於果樹下乘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

之故號果下馬

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

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

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王離席伏尚書

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

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

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
讀曰鮑沈汚荒迷也
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脰也復詔
大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由也太官不敢
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
日內入也令每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日常入雞豚也
九賓之禮也九賓延見姊失昌邑關內侯祖解在叔孫通傳
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大宰
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
宗廟而私祭受璽以來十二七日使者旁午昌邑哀王也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

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
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
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
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
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臣德臣虞
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
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
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也辟讀曰僻詩云籍

曰未知亦既抱子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

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

五辟之屬

莫大不孝

刑也辟音頻亦反

周襄王不能事

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絲不孝出之絕之

於天下也

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

能乎母也絲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

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

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

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

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云道不失

天下

師古曰引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

廼即持其手

師古曰即就也

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

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

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

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

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

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

光涕

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

不及以政

師古曰言不豫政令

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

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
臣坐亡斬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
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
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
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躡皇
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
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
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

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
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
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
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
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
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軫音零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
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
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
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
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

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
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
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
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
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
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
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
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
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
音胡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

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
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
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
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
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
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淳曰
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壁珠璣
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鏡狀連綴
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
二寸半為甲下至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
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以梓木為之親身之
柩也為天子制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
故亦稱梓宮

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
 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溥曰
 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
 丈內梓宮次椁槨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
 小曲室也如氏以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日服
 為椁木名非也或曰厨廡之屬也蘇林曰
 正藏外婢妾臧也或曰厨廡之屬也蘇林曰
 椁木柏葉松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
 椁木松葉柏身乃柏葉松身耳蘇說東
 非也椁音七庸久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枯
 園温明一服度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
 天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皆如乘輿制
 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
 度載光尸柩以輶輅車文穎曰輶輅車如今
 衣車有窓牖閉之則温開之則涼故名之輶
 輅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故載以輶
 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輅車類也案
 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輅車駕大廡白虎駟

以輶車駕大廡白鹿駟為倭師古曰輶輅本
 安車也可以因息後因載喪節以柳翼故遂
 為喪車耳輶者密閉輅者旁開窓牖各別一
 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摠
 為藩節而合二名呼之黃屋左纛師古曰解
 耳倭副也音千內反
 發材官輶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
 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
 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
 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
 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
 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
 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

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

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

日復音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與讀日

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

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

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

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

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

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

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宜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

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

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

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

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

葇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

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

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

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

閻氏云顯以婢代立素與馮設姦也師古曰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

圖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莫敢譴者而

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

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

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勢奉大

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

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菟反後兩家奴爭

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

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

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

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

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

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

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

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

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

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

吏簿問急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

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

白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

光薨後

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

師古曰未知其虛實廼

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

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

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

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

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

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

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

與光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

又收范明友度遼

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

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

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

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

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

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天子

今將軍墳

墓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疏斥之

及任許史奪我

印綬令人不省死

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

宜見禹恨望

深

帥古曰望怨也

廼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

師古曰言

今何得復如此也

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

王平

師古曰种音冲

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

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

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

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

等

服虔曰皆光奴

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無如猶各言無所象似也

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

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

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

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

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

師古曰窶貧而遠無禮音其羽反

容飢寒喜妄說狂言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不避忌諱大

將軍常讎之

師古曰讎之言讎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

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

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

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見盡

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

益黷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

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云罪乎
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
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
也音許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
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
散斤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
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
官師古曰曉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
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
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兒也謂

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
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
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
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
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
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
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遂
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
相避當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
受稿也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

后無禮

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馮子都數

犯法上并以為讓

師古曰愬以山禹等甚恐

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

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

師古曰知亟下捕之

蕪林曰且疾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

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鴉惡聲

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第門自

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

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

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

減宗廟羔菟鼯

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

鼯所以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

酒文穎曰宣帝名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

友鄧廣漢承太后劄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

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

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

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

禹夢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

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

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
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朕以
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
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
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誅
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
發而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誑事在丙申
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
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
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

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

師古曰言共

言無入

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

師古曰

皆讎有功

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

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

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

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

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

之師古曰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

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䟽言霍

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

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

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行音胡即反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

變且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

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邪曾
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莫反本匈奴休屠王太

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蚪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

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

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

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

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

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

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

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

時而召闕諸馬後宮蒲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

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

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

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

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

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

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妾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數誨

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
耳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師古曰日磾每見
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師古曰日磾
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
後擁上頂師古曰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
也視怒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
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
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
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
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
廼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
也於相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
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何羅
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
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
光宮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
日磾小疾卧廬師古曰殿中何羅與通及小
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
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日磾奏廁

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立入坐內戶下澗與

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見

日磔色變走趨卧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

處行觸寶瑟僵日磔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

羅反師古曰傳謂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

上恐并中日磔師古曰竹仲反中止勿格日磔粹胡

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粹胡若今相碎

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得禽縛之窮治皆

伏辜絲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絲日磔自在左

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

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

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

音師古曰屬光讓日磔日磔曰臣外國人且使

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磔嗣

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於封日磔為

柁侯師古曰柁日磔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

餘病因大將軍光白封日磔卧授印綬一日

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

謚曰敬侯日磔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

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

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
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
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
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
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
有端緒若
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
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
當為純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
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
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博篤有智宣帝愛之
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及謀師古曰與
讀曰豫賜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
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
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
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
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皆為諸曹中
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特敞為中庶
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
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
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冰衡

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有憚
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

上使使者問所欲以第岑為託上召岑拜為
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敞子涉本為左曹

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

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困拜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溥曰幸

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

是也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

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

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

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

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

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

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

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成明

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
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
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
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詭為人後之誼白令
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皆聽之欲以內
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
弟穉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曰碑傳子節侯
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
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毋南即莽母功顯君
同產弟也當上南太行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

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為大夫人恃莽夷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
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碑功亡有賞語當名
為以孫繼祖也自嘗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
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顯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毋南為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於朝瓚說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
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
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
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

哀不獲厥福廼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
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日
又又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
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
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
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殫後成為
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
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
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

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
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
宜大不敬縮侯當上毋南為太夫人失禮不
敬莽自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
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謂者名欽詣詔獄
欽自殺邾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
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
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
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

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

之寄嘗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

赴音因權削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

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

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

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

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沈讀日沈死財三年宗族

誅夷師古曰財與纒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

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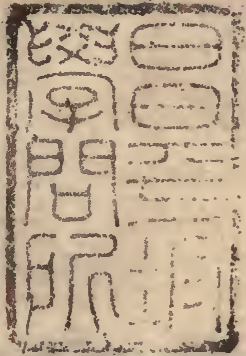
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

著勸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

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文化茂辰

